

讀史之頁



著璜 李 七八之書叢學文記傳



讀史之頁

傳記文學叢書之八十七（保有版權即必究）

讀史之頁

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著作者：李璜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〇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華峰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自序

劉紹唐兄打算印行一套袖珍本叢書，適我過臺北相晤，請我選出近年所作論文若干篇，合之有七八萬字即可。我立允之，因我甚佩服紹唐數年來經營出版事業的勇氣十足。

自抗戰初起以至於脫出大陸，十餘年間，學殖荒落。民國四十三年後，始得重理舊業，抽暇讀書。但流亡國外，中國書籍不多，所讀大半英法文本名著。且我是一個學歷史的，所讀又皆西方學人的史作或史論一類新作。讀時喜作筆記，偶交臺北「民主潮」半月刊與香港「祖國週刊」等雜誌發表，如此書第三篇「讀恐慌時代的社會哲學」，即其較長之一篇。此外八篇，則依發表年月先後編次，大都是我的「史論」，即我讀史偶有心得而發為粗淺的議論。最後第十篇，係我在香港教書，為指示學生讀史（或治史）應有明白途徑，約略談到的史學方法論。

讀史之頁

二

此十篇文字既不出讀史及其心得範圍，因名此小書爲「讀史之頁」。

李 璜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目錄

自序·····	一
清末六十年中·····	一
俄國史·····	七
讀「恐慌時代的社會哲學」·····	一三
談到中西文化之調和·····	五七
中西民族間成見的造成·····	六三
自由的成長·····	七三
中西文化演進路向的同與異·····	八三
中國家族主義的由來、變遷與衰落·····	九七
談文化與文化復興·····	一二一
讀史的觀點·····	一三一

清末六十年中

讀臺北國民出版社印行之「近世人物志」爲金梁所選輯之翁同龢、李組客、王壬秋、葉昌熾四人日記，所記多係清末大小官吏及各色名士之公私生活，讀之足以側窺清末六十年間（一八五〇——一九一一）政治及社會之變局，及當時士大夫之盲昧顛倒，不能善於適應，或保守自大，不識世情，而只知墨守成規，或一知半解，大言欺人，而以國事爲兒戲。當時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又遇一無識貪權之老婦人慈禧太后主持國事，焉得不亂不亡！葉昌熾日記云：「新舊相爭，旗漢相爭，英俄相爭，實則母子相爭，追溯履霜之漸，又出於嫡庶相爭，亂匪降自天，生於婦人，豈不信哉！」（見原書三三四頁）

然則金梁的書上所述近六百人之中又豈無聰明才智之士，其所以頹勢難挽，愈弄愈糟，積習

已深，無法改絃易轍，因之，如石下墜，不落地不止。茲歸納其書中所見，積習之最足以誤國事者有三：

一爲官場習氣太重。——專制政治之下，逢迎一人或少數人，便可以飛黃騰達，故易養成諂上驕下之官僚作風，而無識之西太后及其左右權貴，又最怕人膽不起，最喜歡阿諛，於是官場便習於無恥，只知如何取得在上者之歡心，而有官可做，其餘可一概不問。目的既然在做官，則不一定要求做事，因爲真正做事，一有得失，反易妨害升官，故不如奉行故事，敷衍塞責，於是上自大臣疆吏，下至府縣百僚，一律皆是皇帝的書辦而已！書辦平時既只知做紙而上的工夫，故每遇問題一來，不是顛預處理，便是手脚無措。不幸彼六十年間，內憂外患又紛乘而來，除極少數還能勉強擔當一下，大多數官僚不但無能，只有壞事！書中四家日記，均對此官場積習，慨乎言之，而李韞客、王壬秋兩名士的日記尤處處感慨，甚至不惜嬉笑怒罵。如王壬秋記彭玉麟：「雪琴辭官還山，朝命優渥，……雪琴此去，使京中王公知天下有不能以官祿誘動之人，爲益於末俗正大，高曾左一等矣！」（見五十七頁）又李韞客記楊昌濬：「彼以三家村學究，驟擁八駟，作十一郡節使，宜其魂魄已失，彼心目中自朝廷階級外，豈復知有人事……。」而王記亦稱：「楊石泉（昌濬字）巡撫來，自言曾作官，雖罷尤有官意……。」（見一四二頁）

二爲華夷之見太深。——中國有二三千年的高級文明足以自傲，中國歷代所遭遇的夷狄來侵，

其文化又皆不如我，故中國士大夫對於「尊攘」（尊王攘夷）之義持之甚堅。一民族應有自尊心，本來未可厚非。然不幸清末竟遭遇「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來侵我國者，其文明並不低於我，而戰術武器皆比我厲害。且時逢衰亂，內憂甚大，乃仍一味自尊，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龐然自大，動輒主戰，而以辦外交爲媚外，主和局爲漢奸，一敗再敗，敗到不可收拾，便交與李鴻章去想辦法。然而李鴻章及一切所謂辦洋務者仍在當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朝野上下皆認爲可殺，及今觀之，實爲可憐！本書四人日記，如當朝號稱賢相之翁同龢所記，彼對於洋務乃一無所知，對外交使節輒避不願見，對外患每主戰，對李鴻章及其他辦洋務者皆有貶辭。李、王、葉三人也皆堅持尊攘之義，而痛恨其所謂辦洋務者，如對郭嵩燾，李記：「閱郭嵩燾『西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誇飾，大率頌其富強，爲中國所不及。嵩燾自前年被召，卽爲清議所賤。去年夷人入長沙，將建天主堂，其鄉人以嵩燾主之也，羣欲焚其家，值湖南鄉試，幾至罷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爲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有詔燬板，而流傳已廣矣。」王記：「閱郭筠仙海外日記，殆已中洋毒矣！」（見一二六頁）然李記對李鴻章尙有一兩句公道話：「合肥受北洋之寄，極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動效夷法，廣作機器，久糜鉅資，又委任非人，誠亦無解人議，然身處危疑，事屬責備，力分勢掣，財匱兵驕，局外之言，不中事會。近法夷和約五事，不償兵費，不增難端，越南之朝貢如常，滇桂之邊防如故。速定盟言，自來款議，此舉差優，平情論之，功不可

沒。」（見八一頁）

三爲攻許之風太甚。——在皇朝專制下之官僚政治，因功罪是非，惟皇帝一人之喜怒是聽，故最易形成功則相爭，過則相讓，彼此互相攻許之局。尤其國家衰敗，屢遭不幸時，則謗過爭功更甚，互相攻許更烈，直將問題不管，國事不顧，派系鬭爭，以至於亡國！金梁叙「近世人物志」，對於此點，特別注意：「同光朝局，翁久師保，罔不預聞，恭醇二王，隱爭政柄，翁初善恭而後附醇，既引毓汶，孫乃假醇去恭，並且去翁。恭本惡孫，昔予重譴，甲申易樞，正修其怨，其後起恭罷孫，翁爲之主，乃有乙未之報。戊戌恭殤，未逾月而翁被逐，傳者謂出遺命，孫實發之，亦可信也。光初訓政，漸啓門戶，南沈北李，各有援引；二張標榜，互相傾軋；滇案越防，卒至十年而未已。越縵（李記稱越縵堂日記）身藏人海，隱操清議，皆莫能遁其筆端……。」（見叙言）

曾國藩一手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對於清室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然其晚年，對當時派系攻許之風畏之特甚，憂譴畏讒，至不能安枕席。曾臨死之前兩年（同治九年），以朝廷重臣，辦天津教案，處理甚適當，而大受攻擊，氣得發暈，翁記最詳：「曾相查辦津案告示，有決不用兵之語，道府並撤，而委署縣令，一猾吏也，未審其用意所在，大略爲索證據擊辦兇手耳。」又：「曾國藩力言洋人無迷拐事，請明旨昭雪。遂召見諸王諸臣，惇醇兩邸持論侃侃，恭邸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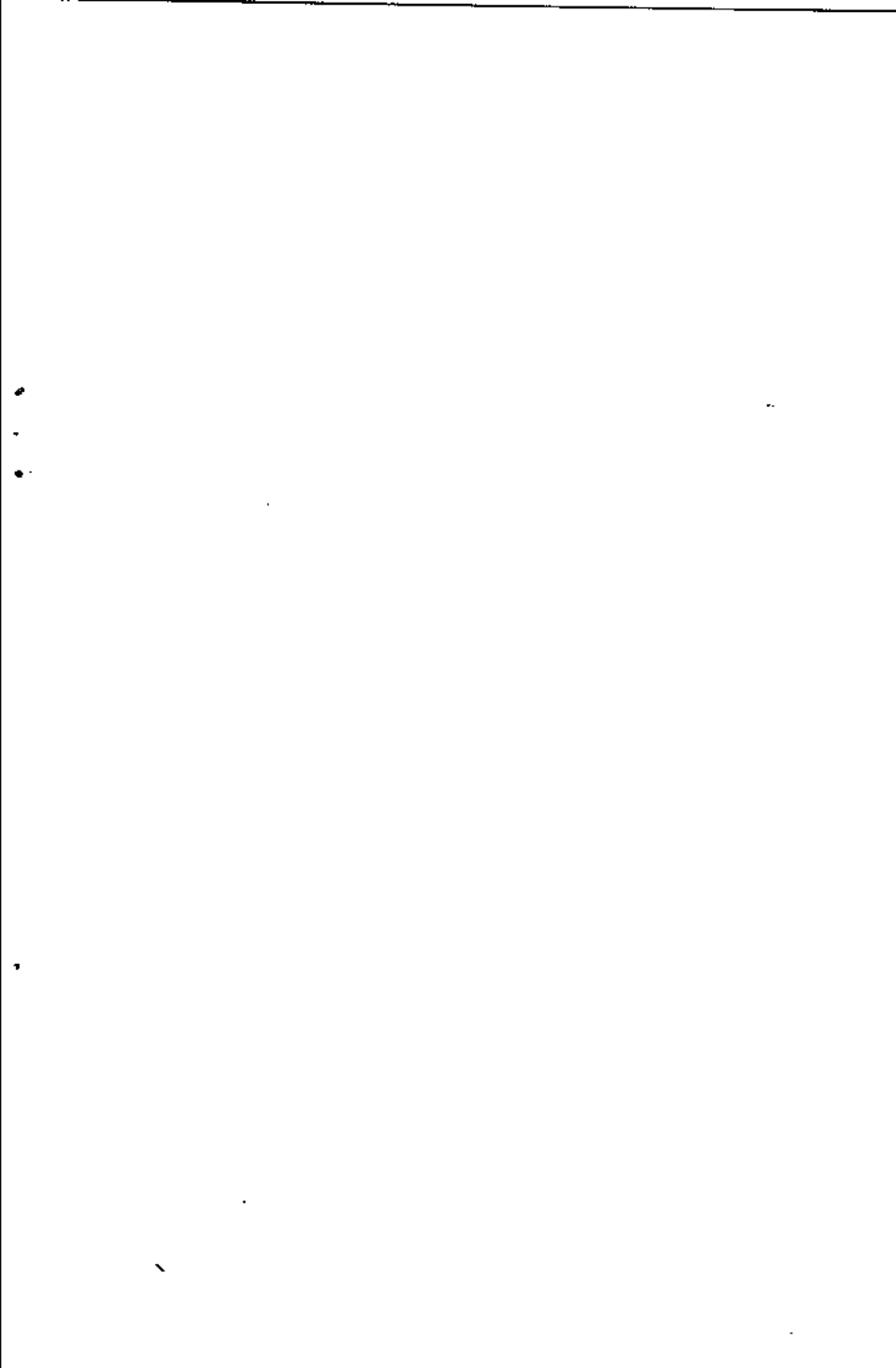
堅，卒如曾請。」又：「曾相報羅威兩曾入都，前所要求殺府縣事皆未允，請勿爲搖惑。又與人言：前者以崇厚傳語激切，一時氣忿頭暈，崇厚遽請更派重臣，摺已發始知會，云云。」假使曾不於後二年即死去，或尚有傾陷之者！

專制政體下的官不是人做的，於李鴻章之屢支危局，屢受排擠可見。彼既無法在中樞立住脚，主持大計，而昏庸顛預的王公大臣將國事弄到不可收拾時，又要他來想辦法。直至庚子義和團之亂，惹下包天大禍，八國聯軍佔了北京，還是他來處理，所以他一到天津，便忍不住當衆大哭一場，淚盡而繼之以血，辛丑九月即嘔血致死。憶其幕客范肯堂有詩紀其心情，誦之令人感慨：

相公實下人情淚，豈謂於今非哭時，
譬以等閒鐵如意，頓教鎚碎玉交枝！
皇輿搖蕩嗟難及，敵境森嚴不敢馳，
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憐臣命已如絲。

——聞李相國至天津大哭——

（原載四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民主潮」第五卷第二十期）



俄國史

憶在巴黎大學文學院西洋史學系上課時，正當俄國革命，列寧打倒克倫斯基，布爾失維克初登臺，頗引起我進一步去研究一下俄國近代史的興趣，請教本系塞覺博斯教授，有甚麼較詳明的俄國史，可以一讀，以便了解俄國的政治與社會，尤其是近百年以來的。塞覺博斯先生即搖頭說：「沒有好書，尤其是近代方面，我也寫得不能滿意。」塞氏當即於書架上取出他所著的「現代歐洲政治史」，翻出俄國一章，指他所下的附註，道：「很困難的在俄國政治史上給予他一個相當於俄國重要地位的篇幅。帝國，在他的專制組織上，看不見足以稱為現代生活的基本政治動態。與十八世紀的君主專制政體一樣，俄國沒有別的史實，除了君主及其宮庭事件，這些事件還是由政府的反對者所敘述，而在外國發表，爲他本國政府所監督不及者。至於官方報紙所記載，則完全不

是生活的真象，這就是俄國內政史之所以貧乏的原因。除了亞力山大二世之改造運動外，便少有佔篇幅的事件，比較詳一點的，如俄政府向他的波蘭敵人，分離者，革命者加以壓迫的事件，都是由外國紀載的。」

由塞覺博斯教授這個註言看來，好像俄國在沙皇時代鐵幕已早就張挂起來的，不只對於外國人，而且對於其本國人，因為我們研究西洋史的人，就數不出一個俄國有名史學家，也尋不到一部俄國人著的像樣點的俄國史。

民國三十九年夏，我譯法哲希格斐著的「西方民族性」，其中述及俄國民族，而特標題為「神秘主義的俄羅斯」，著者並且寫道：「百年前華斯丁就這樣說過，『通常的外交團，和通常的歐洲人，被這個政府以拜贊廷的眼光，或被整個俄國人當作難測可疑的間諜看待』，誰進入俄國疆界，無論在昔日尼古拉二世，或在今日史太林治下，自己便立刻會感到環繞着起疑的氣氛，好像自己真的是『難測而可疑的間諜』樣。法國公使之，在第一次大戰前夕，曾經願意對俄國工業作一個考察，但聖彼得堡政府認為他這打算懷有很大的惡意；我相信我們今日在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團簡直想都不去想作這類考察了啊！」

俄國人特別是俄國的政治界何以會養成這種猜忌陰狠的性格，一切自來就神秘得有似魔鬼？這固然一半由於寒帶草原氣候，陰森森的，隨時怕被豺狼把人吃掉，然而歷史的因素也必有其由

來的。

近來偶然在香港中華書局買得俄人潘克拉托伐著的「蘇聯上古中古史」的譯本，其書以恩格爾斯的唯經濟史觀見地來作編述旨趣，毫無價值，然其書中第六章敘蒙古人的經略，對於成吉思汗帝國之擴張有十頁紀載（一〇八——一二八），第十一章敘金帳汗國及其衰落也佔了八頁（一二八——一六〇），第十二章敘伊凡第三的興起與俄羅斯土地的構成，一半也是在敘說與韃靼人奮鬥，而獲得解放的經過。讀了這幾章俄國的中古史，我覺得俄國民族之所以養成這種對外疑懼，對內殘忍的性格，我們亞洲的蒙古人以至中國人都應該要負一點責任，因為在十三世紀開始一直到十五世紀末，三百年間，成吉思汗帝國以及金帳汗國征服而且奴役俄羅斯民族，實在把他們整得太慘了啊！錄該書兩段作證：

「他的帝國雖然如此分裂，但成吉思汗仍能確切把握最高的國家大權，他組織了一隊精編的宿衛軍，以資依賴。他的軍隊品質高而組織極嚴密，出戰時以十人百人或千人為單位，各設長指揮，主力則為配備着弓箭的騎兵。蒙古人的作戰術，學自中國，圍攻敵人時，他們使用飛車、火箭、撞牆器等，以攻破城堡。……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之子朮赤征服西北利亞南部的人民，……數年後，又繼之以入侵中央亞細亞，……以前屬於諷罕默德的王國，完全落入成吉思汗之手，他並征服了波斯的很大一部。成吉思汗諸部將所統率的蒙古大軍，第二步向外高加索及高加索

區進攻，他們殘破了亞塞爾拜然、亞美尼亞及喬治亞，進犯波羅夫齊人的草原地帶。……一三二三年，俄羅斯諸王公在基輔王公的領導下，進入草原去迎擊韃靼人——韃靼就是俄羅斯人對蒙古人的總稱呼。韃靼人開始往後退，以誘俄軍深入草原。……不料波羅夫齊人不敵韃靼軍進攻，突然逃走，遂陷俄軍於混亂，俄軍乃亦大敗。……同時基輔及其他王公本未參加戰鬪，雖駐兵在附近山上，目覩戰事的逆轉，亦不加入援助，韃靼兵繼而再向他們發動攻勢，俄軍堅守三日後，卒被迫投降。諸王公雖曾被保證可以保全生命，但此項保證並未實行，他們全遭殺戮！……」

「在今日蘇聯境內的蒙古大國爲金帳汗國，乃成吉思汗之孫拔都所建。屬於拔都的有也兒的石河 (Terek) 以西所有『蒙古馬蹄能及之處』。拔都續出征服西方的土地。一二三六年，他的部下越過烏拉爾河，侵入伏爾加河上的保加利亞人土地，大加破壞。第二年，韃靼人又入侵里亞山公國，當時俄羅斯東北部分裂爲許多獨立的小公國。自無力對抗韃靼人。……里亞山遂被佔，夷爲平地。韃靼人又毀破了伐拉底迷，並蹂躪附近諸公國，『殺人如割草』，在一個月中，他們攻佔並焚燬十四個城鎮，包括莫斯科在內。……俄羅斯諸王公同意向韃靼人交納貢稅，並供給軍隊。拔都則賜與諸王公以一種詔書，封給他們以某公國。……其臣屬於韃靼人之諸王公赴拔都處朝謁時，禮節極受折辱，諸王公進入蒙古汗所居帳幕前，必須行經兩行烽火。韃靼人認爲火可以驅除邪惡，倘使某一王公對此加以拒絕，即視爲犯罪，加以誅殺。（如赤泥哥爾夫王公密開爾

即是。)入帳後，須在汗前叩頭及地，並跪聆一切。拔都置長官於各主要的俄羅斯城市，此輩專橫貪婪，人民飽受壓迫。……凡無力交付貢稅之人，即應捕交韃靼，永留爲奴隸。……」

俄國民族在十六世紀初纔從蒙古人的暴虐統治中解放出來，整整三百年中過着異民族的奴役生活，其所以養成對外國人的疑懼，對本國人的殘忍，這種民族性格，是有其歷史因素的。何況十三、四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並不比蒙古人高，被征服者只有向征服者去學習模仿咧。據「蘇聯上古中古史」的著者所述，亦足見蒙古人實爲俄國人之開化者：「韃靼的封建主們又採取了回教，並將該教傳布於人民大眾，這給與韃靼封建主們一種壓制人民就範的工具，同時此舉又加強了金帳汗國對東方文明諸國間的聯繫。韃靼的統治也相當影響到俄羅斯諸封建主的生活及習慣。他們採用了韃靼人的東方服飾，（俄語靴、長衫、帶、頭巾諸字皆源於東方語。）以及各種武器和用具。若干韃靼的制度也長期留存於俄國，例如『驛站』的制度，即由韃靼所傳入。……」（見該書一，七頁）

俄羅斯的開國者伊凡第三，用巧妙的手段，利用蒙古人自相攻擊，以收復其俄國土地，建立君主國，距今不過四百多年，而今日俄國人便公然要在中國大陸上稱老大哥，叫中國人去向他學習了，可嘆之至！